

154
14
263

左傳輯釋
卷八

石川鴻齋訓點

左傳輯釋

十七

134
21
263

東京圖書館			
二 冊	三 號	六 架	三 函
			和書門 傳書類

左傳輯釋卷二十一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公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註杜為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

君買註杜加弑者責止己卯地震註杜無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

許悼公註杜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註杜陰縣今屬南鄉郡令尹子瑕城郟

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註杜陰

城郟皆欲註杜蓋為大夫楚子之在蔡也註時往聘蔡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註杜

歲耳未堪立師傳也至今七年未得註安正義楚子十一年為蔡公十三鄭陽註杜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註杜伍奢伍舉之費無極

蔡邑註安釋文鄭古闕反註杜子伍負之父

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杜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

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杜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起鄆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杜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鄆二月

宋公伐鄆圍蟲三月取之杜蟲鄆邑不書圍取不以告乃盡歸鄆俘夏許悼公

瘡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杜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弑

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杜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捨藥物

所以加弑君之名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杜終宋公伐邾事楚子

為舟師以伐濮杜濮南夷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

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杜城父今襄陽城城父縣

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

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杜為明年譖大子張本秋齊高登

帥師伐莒杜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鄆杜紀鄆莒邑也東海贛

紀邑也蓋莒伐而取之因名紀鄆也杜孫書陳無字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

其夫己為妾婦杜寡婦安衡案石經宋本小字本岳林如此也身也身

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杜因紡蠶連所紡以度城而藏

釋文蠶力吳反麻縷也衡案孟子離婁篇妻辟蠶趙岐注練其麻曰蠶說文蠶布縷也縷必練之義兩通蠶連二字當連讀及師至則投諸

外杜投繩城外安正義當是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於外婦人則隨之出劉炫

有不聽其繩者乎劉說是也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緹而登杜緣繩登城登者六

十人緹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

丙子齊師入紀杜傳言怨不在大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

生絲弱杜子游駟偃也弱幼少其父兄立子瑕杜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安正義案世本子

夏之子杜云叔父未詳馬宗璉云下文且以為不順杜注舍子立叔是杜從世本以瑕為絲之叔此注云子瑕子游叔父乃杜之誤也衡案杜下注云舍子立叔則此不

夏之子杜云叔父未詳馬宗璉云下文且以為不順杜注舍子立叔是杜從世本以瑕為絲之叔此注云子瑕子游叔父乃杜之誤也衡案杜下注云舍子立叔則此不

夏之子杜云叔父未詳馬宗璉云下文且以為不順杜注舍子立叔是杜從世本以瑕為絲之叔此注云子瑕子游叔父乃杜之誤也衡案杜下注云舍子立叔則此不

夏之子杜云叔父未詳馬宗璉云下文且以為不順杜注舍子立叔是杜從世本以瑕為絲之叔此注云子瑕子游叔父乃杜之誤也衡案杜下注云舍子立叔則此不

當以子瑕為子游叔父蓋杜本作繇叔父轉

子產憎其為人

且

以為不順

杜舍子立叔

弗許亦弗止

杜許之為違禮止之

駟氏聳

杜聳懼

他日繇以告其舅及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

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下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

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

杜不獲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

杜

大死曰札小疫曰瘥

安陸祭云國語無天昏札瘥之憂韋注曰狂惑曰昏瘥死曰短折曰夭未名曰昏

亦曰天昏孤疾則韋說為是王念孫云昏之言浚沒也韋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昏

沒也衛案天與札瘥皆屬病故昏訓狂荒不倫且告

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

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

杜於私族之

之長

安陸祭云私族於謀蓋言私謀於族倒字以成文耳如云室於怒市於色又

三老曰抑天實剽亂是吾何知焉是君與

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剽

亂是吾何知焉

杜言天自欲亂駟

安衛案抑與意通於無

諺曰無過

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

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

杜在十年君尋舊盟

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

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杜遣人

使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杜十三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

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

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

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

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

杜轉遷

安衛案性

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杜傳言平王所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消

淵杜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國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

龍不我覲也杜覲見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杜淵

之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杜傳言子安正義乃止也

衡案乃止也亦子產之語止猶足也言如此乃足不復煩禳之也註安正義乃止也令尹子瑕言

蹶由於楚子杜蹶由吳王弟五安釋文蹶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

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杜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舍前之忿可

也乃歸蹶由杜言楚子能用善言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杜無傳嘗有玉帛

鄭曹安正義賈逵云前此以鄭叛也叛便從鄭而出叛不告故不書杜自鄭明先此

以鄭叛賈說是也孔疏以嘗有玉帛杜齊豹作而不秋盜殺衛侯之兄縶杜義故書曰盜

而不得杜與君爭而出十有一

月辛卯蔡侯廬卒杜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杜是歲朔且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

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安正義歷法十九年為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

是章首之歲年也計僖五年至往年合二百三十三年是為七章今年復為章首故

以為當時魯人置冬至於正月之內獨梓慎知二月己丑是真冬至耳其義或當然

也衡案傳書南至以將載梓慎之言耳非以正歷也南至果是二月當如服說然梓

慎望氣之外未嘗一言及時失傳亦不言司歷過竊疑二月是正月杜梓慎望氣

之論經特舉首月而不書南至者得失無所關例不書分至啓閉也杜氣也時魯侯不行登

若置冬至於二月亦必自知失閏所致而改正之必不公然班之天下也司歷既不

則傳當載其言以正司歷之過矣而今又不然蓋杜不詳杜為宋華向出叔孫昭子曰然則戴

幾亡三年而後殫祭有大喪杜奔蔡侯卒傳費無極言

桓也杜戴族華氏杜桓族向氏杜由人與費無極言

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

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

過多矣

杜一過約

安衡案謂真建

何信於讒王執伍奢

杜念奢

使

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

杜知太子寃

三月太子

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

安正義服虔云城父人城父大夫也

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

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

杜佞才

不能苟貳奉初以還

杜奉初命

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

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

杜奸犯

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

如他日

杜善其言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

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

君尚謂其弟負

杜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負尚弟子胥

安釋文君或作尹惠棟云棠風俗通作堂云堂楚邑大夫伍

尚為之其後氏焉棠堂與棠古字通見魯峻碑阮元云廣韻引風俗通堂楚邑又於

棠下引左傳齊大夫棠無咎是堂與棠之別也王引之云君作尹者是也尚為棠邑

大夫則是縣尹也其當作尹明甚棠尹猶言箴尹沈尹連尹耳杜注棠君亦當作棠

尹為棠邑大夫故謂之棠尹也又案注曰棠尹奢之長子尚也則傳文本無尚字可

知蓋以傳言棠尹謂其弟負曰我將歸死又言伍尚歸故知棠尹是尚若傳已稱其

名曰棠尹尚則注當云棠尹尚奢之長子也必不更著其名曰奢之長子尚矣尚字

後人所益衡案棠堂雖通當以作棠為正凡楚稱尹者皆官名而官於朝如箴尹掌

諫工尹掌工是也未有以配地名者蓋君猶公封於棠者謂之棠公封於白者謂之

白公君降於公故謂棠邑大夫為棠君耳詳玩杜注傳當無尚字王說得之

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

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

安錢大昕云五帝紀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正義云親戚謂父替嫂後母弟象

妹穎首等也案古人稱父母為親戚大戴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

孟子盡心篇人莫大焉親戚君臣上下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猶言如喪考

妣也孟嘗君列傳使存問獻遺其親戚亦謂其父母也正義兼弟妹言之非史公

之旨衡案親稱父戚稱母因汎稱父母之黨為親戚後汎稱為主而父母之義遂沒

矣子嘗注管子亦闡

明此義今不贅焉

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

杜仁者貴

安衡

度功所成而行之其澤及物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擇任而往知也杜負任杜報讎知死不辟勇也

杜尚為

父不可棄杜俱去為

名不可廢杜俱死為

爾其勉之相

杜廢名杜廢名

從為愈杜愈差

杜將有吳憂

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

大夫其盱食乎杜將有吳憂

於州于杜州于吳

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

負曰彼將有他志杜光欲弑僚不利負用事

之求士而鄙以待之杜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

乃見縛設諸焉杜故破其議而負亦知之

而耕

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杜恐元公殺已

於鄙杜為二十七年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

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

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廬杜八子皆

氏請焉弗許遂劫之杜劫公

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

以為質杜欒景公也辰及

安正義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當景公之世辰

及地不得為元公弟也世族譜辰地皆云元公

子此諸本皆云元公

弟當時轉寫誤耳

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

啓與華氏盟以為質杜為此冬華

衛公孟縶狎齊豹杜公孟靈公兄

之為衛司安釋文狎戶甲反陸燾云襄六年傳少相狎注狎親習也衛案下文

寇狎輕也註奪之司寇與郵非親習者所為益小入親習必不相敬親而不敬

其究必至侮之狎義迫侮故杜

引伸訓輕其說未可遽非焉

奪之司寇與郵杜郵豹

則取之杜紮足不良故有役則

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杜

喜負

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杜宣姜靈

懼而欲以作亂故齊

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杜為

為驂乘焉杜為公孟

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

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

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廬杜八子皆

氏請焉弗許遂劫之杜劫公

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

以為質杜欒景公也辰及

安正義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當景公之世辰

及地不得為元公弟也世族譜辰地皆云元公

子此諸本皆云元公

弟當時轉寫誤耳

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

啓與華氏盟以為質杜為此冬華

衛公孟縶狎齊豹杜公孟靈公兄

之為衛司安釋文狎戶甲反陸燾云襄六年傳少相狎注狎親習也衛案下文

寇狎輕也註奪之司寇與郵非親習者所為益小入親習必不相敬親而不敬

其究必至侮之狎義迫侮故杜

引伸訓輕其說未可遽非焉

奪之司寇與郵杜郵豹

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杜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

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杜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杜周猶終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

壽杜平壽衛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杜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

惟於門外而伏甲焉杜齊約使祝鼂實戈於車薪以當門杜要前使一乘從公孟以出杜亦如前車實戈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

乘及閔中杜閔曲安正義計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為公孟之御非齊氏所當華寅乘貳車使華寅執蓋以此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

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

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杜公副及公宮鴻駟駘駟乘于公杜駘駟駘後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杜從

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杜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而從公杜駘駟公如死鳥杜死鳥折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杜不從

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杜將事行遂從諸

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

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杜阿比也命已臣不敢

貳杜貳違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昭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杜言受聘當乃止杜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杜欲與

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杜註以為相見之禮為未致使故也杜註未致使故不

衛侯以為乘馬杜註喜其敬已故貴其物賓將振杜註振行主人辭曰亡人之

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

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杜註有相親有臣懼

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杜註設火燎以備守安釋文一本

於燎惠棟云古本作與燎杜子春注周禮可據也阮元云子春注見夏官掌古衛案

執鐸者有事將以令其眾也置燭於庭以警夜謂之燎據釋文陸本亦無於字無者

為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杜註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

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杜註

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 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

師圍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杜註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杜註與公

而賜謚及墓安衡案足利本宋本宋殘本如此注皆死而賜謚本或死上衍未字

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安終言之本或終下衍而字故玉裁云杜云終言之則其上文為死

而賜謚無可疑者或添未字則不得云終言之矣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杜註子石公孫青

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杜註喜青敬苑何忌辭

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杜註何忌齊大夫言青若安阮元云廣韻二

左傳齊大夫苑何忌賈氏羣經音辨云苑姓也於阮反春秋傳有苑何忌 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杜註

尚書安正義此非康誥之全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杜註

賜則犯康康誥琴張聞宗魯死杜註琴張孔子弟子安王引之云家語序曰語云

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是

琴張名牢乃王肅之臆說偽託於家語者杜氏不察而用之疏矣此及孟子盡心篇

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鄭注以牢為子牢

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然亦不以為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為

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家語未出以前不得

有琴張名牢之說衡案正義載賈鄭以琴張為顛孫師服虔駁之是也要之牢只一

見琴張再見他無所見則其為一人與二人今不可得而考莊子子琴張疑即琴張上如子字則琴是姓張是名論語牢曰據文必是名恐不得為莊子所云子案今之

可言者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註杜

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註安齊豹所言反是盜其名也故云齊豹之盜躬事孟縶知

人將殺之而不敢以告是與其謀也故云孟縶之註安齊豹所言反是盜其名也故云齊豹之盜躬事孟縶知

君于不食茲註杜知公孟不

不以回待人註杜知難不告是

義註杜以周事豹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註杜平公

向鄭註杜宜鄭皆

城適晉註杜子城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

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氏

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

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註杜費遂大司

求去憂而滋長乎註杜憂益長

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註杜詢也

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註杜登費遂之子

殺大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註杜

可以為使少司寇輕以歸註杜以三公歸公

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註杜質信也送公子歸可

將自門公遠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註杜而所

外去也

免子罪

將自門公遠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外去也

左傳輯釋

卷之二十一

八

所居安衡案三公子告其齊侯疥遂疢杜疢瘡安釋文疥舊音戒梁元

疾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瘡也瘡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為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

疥曰遂疢者明其期而所以不瘳者特此疾而已蓋疥瘳不已又患疢瘳二者皆小

疾而久淹諸侯之賓欲誅祝史詳此二疾本齊侯之侈且觀田於沛樂於過臺則其無

達謂初二日一發後遂類日熱發其說尤謬瘳以二日一發為重期而不瘳諸

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杜多在梁丘據與裔款杜二子齊言於公

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

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蓋誅於祝固史歸以辭賓杜欲

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

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杜家無猜疑

君以為諸侯主也杜五君文襄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

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杜

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杜君有功德祝

所以蕃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

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杜使私情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輪掠其聚杜掠奪以成其違不

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杜還猶也不思謗讟不憚

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杜以實白神是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杜蓋掩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杜作虛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杜蓋掩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杜作虛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杜蓋掩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杜作虛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

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

也杜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安衡案言疾不可得而治也此提其綱下條列其所以不可

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新蒸虞候守之海

之鹽蜃祈望守之杜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安正義周禮司徒之

巡林麓之禁鄭玄云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

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為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為虞鄭玄云虞度也藪

是少水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為名也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

祈望為主海之官也莊述祖云鮫當作鮫鮫即籛字說文引澤之自籛自乃舟之誤

衡案鹿麓之假借萑蒲皆可以織席衡麓虞候祈望皆命名有義唯舟鮫合器與魚

為名不雅且鮫海魚以名澤官最非其義莊據說文為鮫字訛是也池水編籬養魚

謂之鮫澤池之大也亦可編籬以養魚澤中所養不駕舟不可得而捕故名澤官為

舟鮫耳此官以捕澤魚為職因使之守萑蒲也釋文鮫音交則陳季已訛為鮫矣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杜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

為迫近關所征稅安王引之云偪介本作偪介介即邇字也偪介二字義本相近義

迫近二字正釋偪介二字則正文之本作偪介明矣祇因介與介字形相似故介誤

為介而注文之介近也亦誤為介近也後人以介無義義而有偪義故改近也為偪

也以為牽合介字不知偪與介隔義不相近不得言偪介之關且注云迫近國都之關

又云為迫近關所征稅皆承近也二字言之若改近也為偪也則全注皆不可通矣

案釋文介音界正義齊於境內更復置關不與常禮同以偪外內故注介為偪也陸

孔及見賈服之本而皆不言有異文依今本為音疏則杜所據之本亦作偪介矣蓋

齊欲征行人故置關於近都之地以介偪內外故稱偪介之關耳杜言迫近及近

關而不言偪者關所以為偪注言關故不復言偪也周禮遂人五鄙為鄙五鄙為縣

縣鄙之人總稱野人私謂所私齋野人入役苟有所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杜

承嗣大夫安衡案布帛曰賄強世位者注易取美與粗也布常無藝杜藝法制也言徵斂無度官

室日更淫樂不違杜違去安衡案所欲必遂

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杜詐為教令安衡案詐命野人私欲養求

不給則應杜養長也所求不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聊攝以東杜聊攝齊西界也平原姑尤以西杜姑尤齊東界也

城陽郡東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杜萬萬

南入海

姑尤齊東界也

杜萬萬

杜萬萬

杜萬萬

杜萬萬

杜萬萬

杜萬萬

杜萬萬

杜萬萬

杜萬萬

杜萬萬

杜萬萬

杜萬萬

杜萬萬

杜萬萬

杜萬萬

杜萬萬

杜萬萬

萬億曰兆 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

禁薄斂已責註杜除道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註杜言疾愈行招虞人

以弓不進註杜虞人掌山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

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

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註杜君招當往道之常也安衡案此為虞人言

矣守之固善然學識未至有時而錯自非賢人君子未如一意守官制

之少失也杜不知聖意所在遂致柳宗元之駁讀書之不可不謹如此

君子驕註杜驕是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註杜子猶

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

薪註杜燂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註杜濟益也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註杜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註杜

否不臣獻其否以成其可註杜獻君之否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

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

羹既戒既平註杜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酸嘏無言時

靡有爭註杜酸總也嘏大也言總大安正義樂記云大羹不和鄭玄云大羹肉

先王之濟五味註杜濟成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

味一氣註杜以須氣二體註杜舞者有三類註杜風雅四物註杜雜用四方之

註安陸祭云四物未詳此強解耳傳遜云四物律度量衡也衡案一氣至九歌皆音

謂安矣竊謂四物謂舞者所執武舞執干文舞執籥籥及鸞翻是也五聲註杜官

角徵六律註杜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安正義黃鍾黃者中之色也

為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

陽氣施種於黃泉滋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始於子在

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芽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大蕤蕤奏

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來助大蕤宣四方之氣而出

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嘉潔之也彼注云喜必也位於辰
 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
 賓蕤繼也賓道也言陽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
 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
 而使陰氣夷當傷之位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
 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
 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
 而雜陽闕種也彼注云外闕曰闕位於亥在十月
七音 杜周武王伐紂自午及
 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 安正義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冷州鳩對曰
 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 註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
 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
 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辰之位皆在北維我姬氏出自天
 龜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
 為農祥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
 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
 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也是言周樂有七音之意也五位者歲月日辰星之
 位也三所者星與日辰之位是一所也歲之所在是二所也月之所在是三所也劉
 歆三統之術算此五位所在武王以殷之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午發師其年歲星在
 鶉火之次也其日月令宿於房五度房即天駟之星日在箕七度箕於次分在析木
 之津也日月之會謂之辰斗柄斗前也戊午後三日得周二月辛酉朔日月令宿於
 箕十度在斗前一度是為辰在斗柄也星在天龜者星於五星為水星辰星是也天
 龜即玄枵次之別名於是辰星在發女之宿其分在天龜之宿次也鶉是張星也駟

是房星也天宿以右旋為次張翼軫角亢氏房凡七宿是自鶉火至駟為七列宿有
 七也鶉火在午天龜在子斗柄所建月移一次是自午至子為南北之揆七同也揆
 度也度量星之有七同也武王既見天時如此以此數比合之其數有七也以聲
 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杜言武王伐紂
 自午及子凡七日者尚書泰誓云戊午王次于河朔又牧誓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
 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自戊午至甲子七日也劉炫云杜既取國語之文以七同其數
 以律和其聲何為又云自午及子凡七日乎衡案劉說是也合宿於房五度律歷志
 作在房五度此文其具即律歷志是夕謂戊午日寫手以日月連用誤為合宿遂改
 在為合 八風 註杜八方 安釋文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
 宿於耳 註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閭闔
 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又名融風景風一名凱風衡案一氣至九歌
 皆所以作樂八風則樂所行非所以作樂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之大用而此獨
 不言之鐘儀操南音范宣子曰樂操土風是古人謂音為
 風竊謂此八風謂八音不言八音者與上七音相避耳
九歌 註杜九功之德皆
 三事謂 安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
 之九功 註數三事正德利用厚生 以相成也 註杜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
 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註杜周密

安正義周疏以上凡十事皆兩事相對其義相反乃言樂聲

註如此相反以成音曲猶羹之水火相反人之和而不同也

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註杜詩幽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

今據不然

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嘉潔之也彼注云嘉必也位於辰
 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
 賓蕤繼也賓道也言陽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
 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
 而使陰氣夷當傷之位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
 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
 而雜陽闕種也彼注云外閉曰闕位於亥在十月
七音 杜周武王伐紂自午及
 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 安正義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冷州鳩對曰
 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 註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
 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
 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辰之位皆在北維我姬氏出自天
 龍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
 為農祥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
 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
 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也是言周樂有七音之意也五位者歲月日辰星之
 位也三所者星與日辰之位是一所也歲之所在是二所也月之所在是三所也劉
 歆三統之術算此五位所在武王以殷之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午發師其年歲星在
 鶉火之次也其日月會宿於房五度房即天駟之星日在箕七度箕於次分在析木
 之津也日月之會謂之辰斗柄斗前也戊午後三日得周二月辛酉朔日月會宿於
 箕十度在斗前一度是為辰在斗柄也星在天龍者星於五星為永星辰星是也天
 龍即玄枵次之別名於是辰星在發女之宿其分在天龍之宿次也鶉是張星也駟

是房星也天宿以右旋為次張翼軫角亢氏房凡七宿是自鶉火至駟為七列宿有
 七也鶉火在午天龍在子斗柄所建月移一次是自午至子為南北之揆七同也揆
 度也度量星之有七同也武王既見天時如此因此以數比合之其數有七也以聲
 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杜言武王伐紂
 自午及子凡七日者尚書泰誓云戊午王次于河朔又牧誓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
 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自戊午至甲子七日也劉炫云杜既取國語之文以七同其數
 以律和其聲何為又云自午及子凡七日乎衡案劉說是也合宿於房五度律歷志
 作在房五度此文其具即律歷志是夕謂戊午日寫手以日月連用誤為合宿遂改
 在為合 八風 註杜八方 安釋文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
 宿於耳 註杜之風 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閭闔
 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又名融風景風一名凱風衡案一氣至九歌
 皆所以作樂八風則樂所行非所以作樂也金石錄竹匏土革木樂之大用而此獨
 不言之鐘儀操南音范宣子曰樂操土風是古人謂音為 九歌 註杜九功之德皆
 風竊謂此八風謂八音不言八音者與上七音相避耳 註杜後相成為和樂清濁小
 三事謂 安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 以相成也 註杜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
 之九功 註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 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註杜周密
 安正義周疏以上凡十事皆兩事相對其義相反乃言樂聲 君子聽之以平
 註如此相反以成音曲猶羹之水火相反人之和而不同也 今據不然

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

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

昔爽鳩氏始居此地杜爽鳩氏少暉氏之司寇也季荊因之杜季荊虞夏諸侯有

逢伯陵因之杜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杜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安衛家蒲姑

氏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杜齊侯

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水懦弱民狎而翫之杜狎輕也安釋文懦乃亂乃臥二反一音儒衛案乃亂

用當以作慎者為正則多死焉故寬難杜難以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

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杜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安王引之云劫

不得謂之取人取讀為聚人即盜也謂羣盜皆聚於澤中非謂劫人於澤中也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藝文類從治政部上白帖九十一大平御覽治道部三引此

並作聚入於萑苻之澤蓋從服虔本也韓子內儲說篇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萑澤將遂以為鄭禍處於萑澤即所謂聚人於萑苻之澤也大叔悔

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

止安釋文盡之本或作盡殺之殺衍字臧琳云據正義盡謂盡萑苻之內盜知孔本亦作盡之無殺字與陸本同仲尼曰善哉政

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杜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杜詩大雅汙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

安阮元云汙其也諸本並同詩大雅正義爾雅釋詁讖毋從詭隨杜詭人

無正心不可從安釋文從以謹無良杜謹勅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

猛也杜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為寇虐曾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

以和也杜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安陸祭云詩朱傳曰能順習也又曰

註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安陸祭云詩朱傳曰能順習也又曰

註衡案能順適也詳見于前

不競不練不剛不柔

杜詩殷頌言湯政得中

安陸衆云朱傳以練為緩是

懦爾義與下不剛不柔相比衡案練無緩義朱陸以今文律古文欲使練字與布

政優優百祿是適

杜適聚也

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

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杜子產見愛有

安王念孫云愛即仁也謂子產之仁

人也以子產為古之遺仁猶以叔向為古之遺直耳衡案或問子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杜頃

公即位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杜自外至故曰

通嗣君

安衡案入逆辭內不受而強入之與諸侯納之然後始能入義相近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杜叔弓之

侯朱出奔楚

杜朱為太子則失位遂微弱為

安衡案凡諸侯去國皆以

如晉至河乃復

杜晉人辭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

杜周景王也無射

泠州鳩曰王其

以心疾死乎

杜泠樂官州

夫樂天子之職也

杜職所

夫音樂之與

也

杜樂因音

而鐘音之器也

杜音由器

天子省風以作樂

杜省

俗作樂

器以鐘之

杜鍾聚也以

安衡案凡樂先鼓鐘然後衆音從而應

輿以行之

杜樂須音

小者不窕

杜窕細

大者不樛

杜樛橫大則

和於物物和則嘉成

杜嘉樂

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

樂

杜億安

窕則不咸

杜不充滿

安衡案咸甘也引伸訓徧魯語小賜不咸

名同實其指一也周徧則

槪則不容

杜槪心不

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

鐘槪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杜為明年天

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

朱失位位在卑

杜不在適子位

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

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

解于位，民之攸暨。杜詩大雅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單，身將從之。

杜為蔡侯朱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杜叔孫昭子以季孫欲

惡諸晉。杜憎叔孫在己上位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

杜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當五牢，加士鞅怒。安正義七牢於禮厚矣而鞅怒者，但陳設為鞅執必曰：鮑

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

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杜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宋華費遂

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杜公御

與驅相惡，乃譖諸公，曰：驅將納亡人。杜亡人華

亟言之。安正義服虔云，亟疾也，疾言之，欲使信，則服虔讀為亟也，或當為亟，亟

者去吏反，本是一字，正義云，服虔讀為亟也，或當為亟，則傳文本不作亟，竊謂舊本

蓋作極，而服訓疾，故孔云服讀為亟也，孔欲改為亟，以訓數，故云或當為亟，極亟通

孔義可從，今本作亟者，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杜司馬謂費遂為

華，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言

有。杜言亡可以逃，死勿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

而使告司馬。杜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

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將使田孟諸

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杜酬酒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杜亦

之。杜子皮華驅宜僚盡以告。杜告欲因田

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杜言登亡傷司吾又

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

馬心已甚。

之。杜訊問也

之。杜訊問也

之。杜訊問也

之。杜訊問也

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註杜任翩亦

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衍華恠禦諸橫註杜

註杜梁國睢陽縣 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註杜盧門宋東 六

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註杜桑林城門名 秋七月

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註杜物事

註安惠士奇云歲時日月星辰謂之六物是何物也謂六物之占當何屬也衡案物

對曰二至二分註杜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 日有食

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註杜二分日夜等故言同

註安衡案二分日月同行黃道其行相並二至日月各行南北道之極其相過與

陽不克也故常為水註杜陰侵陽是 於是叔輒哭日食註杜意在於 昭

子日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

華氏註杜登前年 齊烏枝鳴戍宋註杜烏枝鳴 廚人濮曰註杜濮宋廚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

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

敗吳師于鴻口註杜梁國睢陽縣 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負註杜

師公欲出註杜 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註杜可借使 而不能送

亡君請待之註杜 戰決勝負註安 正義服虔以君上屬孫毓以君下屬註杜注不明

註安釋文微說文作微馬宗璉云說文微職也以絳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張

註安釋文微說文作微馬宗璉云說文微職也以絳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張

註安釋文微說文作微馬宗璉云說文微職也以絳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張

註安釋文微說文作微馬宗璉云說文微職也以絳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張

註安釋文微說文作微馬宗璉云說文微職也以絳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張

註安釋文微說文作微馬宗璉云說文微職也以絳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張

註安釋文微說文作微馬宗璉云說文微職也以絳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張

註安釋文微說文作微馬宗璉云說文微職也以絳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張

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

杜見國人皆揚徽睢陽正東門名揚門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

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

死莫如去備杜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

杜北敗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

新里杜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杜居華氏地

而助杜華姪居于公里亦如之杜姪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僕新說

皆說本苛也玉篇口杜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杜城以前年奔

曹翰胡杜曹大夫會晉荀吳杜中行穆子齊苑何忌杜齊大夫衛公子朝

杜前年出奔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杜楮丘宋地鄭翩願為鶴

其御願為鴛杜鄭翩華氏黨安惠棟云陸佃引舊說江淮謂羣鶴旋飛為鶴

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杜子祿干犢御呂封人華

豹張句為右杜呂封人華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

將注豹則關矣杜注傳矢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杜

豹射出其間杜出子城子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杜

抽矢杜豹止城射之殪杜豹張句抽矢而下杜

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杜折城又射之死杜

干犢請一矢杜求城曰余言女於君杜欲活對曰不死伍乘軍

之大刑也杜同乘共伍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諾乃射之

殪杜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軹曰吾為

藥氏矣杜晉藥盈還入作亂而軹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杜

安王引之云廷之本訓為往來之往借以為懼之懼惟有邱往反之音禮記

註衆不匡懼鄭注曰匡猶恐也釋文匡作惟音匡又邱往反是也廷訓為恐則

與惟同故亦音邱枉反若音求枉反則當訓為誑欺不得訓為恐矣段氏說文注謂

人實廷女之廷為誑之假借是也而謂子無我廷之廷亦同則非也子無我廷乃惟

之假借言子母以是言恐懼我今日之事不幸而後亡幸猶不亡使華登如楚也豈誑之假借哉衡案廷陸祭亦訓誑段說可從廷本或作廷非

乞師華疆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杜犯公師出食於睢

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杜入南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

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

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杜為明年華向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

取貨於東國杜東國隱大子之子平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

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杜盟于鄧依

國安衡案棄疾依陳蔡人以國之時平侯尚在楚不與其盟則此盟不謂鄧盟也

其子有二心故廢之杜子謂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

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杜

言權在楚則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杜叛晉屬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祭無他心杜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泄軍謀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

楚杜言自南里大蒐于昌間杜無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

叔鞅如京師葬景王杜叔鞅叔弓子三王室亂杜承叔鞅言而書之未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杜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秋劉子

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杜王城邾郚今河南縣安衡案晉師納之

十月王子猛卒杜未即位故安衡案上經皆書王猛不言子以其即位也

書卒故傳釋之曰不成喪也可見猛既即位故書王猛而傳亦稱猛為王也又案上

十月傳則書十一月與經各違月者此時王室大亂赴告失實經從赴

告而書之以懲不敬傳據實書之以釋經王室亂杜以為經誤疎矣

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杜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安衡案古文酉作

極有隸定之時不能詳考
卯譌爲酉耳杜注是也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杜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

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

杜牧之莒大夫

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

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

杜莒地

齊侯伐莒

杜怒

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泣盟

杜竈齊大夫

莒子如齊泣盟盟于稷門

之外

杜稷門齊城門也

安衡案不盟于城中辱之也

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杜爲明年莒子來奔傳

安衡案安戰以辱國故惡之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

君憂無寧以爲宗羞

杜無寧寧也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恥

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

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

杜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

安衡案媚悅也

以爲君憂拜命

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

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弊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

之楚人患之

杜患宋以義距之

安正義亢高也無高貴不善之事以勸亂人爲惡也

能亢族亢不衷謂助華向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

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

杜言華氏不能復爲宋

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

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杜華貙已下五子不書非卿

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

杜代華費遂

邊卬爲大司徒

杜卬平公會孫代華定

樂祁爲司城

杜祁子罕孫樂祁黎

仲幾爲在師

杜幾仲江孫代向寧

樂大心爲右師

杜代華樂輓爲大司寇

杜輓子罕孫

以靖國人

杜終梓慎之言三年而後殫

王子朝

賓起有寵於景王

杜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傳

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孟即起也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爲天子

安陸祭云說讀爲悅林堯叟云王與賓孟皆喜子朝也依杜解則說音如字非是

劉獻公之庶

子伯蚤事單穆公

杜獻公劉摯伯蚤劉狄穆公單旗

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

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杜子朝有欲立之言故劉蚩惡之賓孟適郊見雄

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杜其為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遽歸告

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杜雞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

雞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杜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患

害己喻子朝欲安衡家用如用節子于次睢之社之用謂殺之以祭凡犧必敬養使王早寵異之而寵異之故以喻人君也言雞為犧貴重極矣然卒將見殺故

畏憚之人則異於雞為犧者實用人若他人為犧將殺己免禍實難己杜十五年天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王弗應

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杜北山雅北芒也王知單劉不王有心疾乙

丑崩于榮錡氏杜四月十九日河南戊辰劉子摯卒杜二十無子

單子立劉蚩杜蚩事單五月庚辰見王杜見王遂攻賓起殺之

杜黨子盟羣王子于單氏杜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晉之取鼓

也杜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杜獻於又叛於鮮虞杜叛晉屬六

月荀吳略東陽杜略行也東陽晉之山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杜昔陽故肥遂襲鼓滅

之以鼓子為鞮歸使涉佗守之杜守鼓之地涉丁巳葬景王王

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杜百工百官

帥郊要錢之甲杜三邑以逐劉子杜逐伯壬戌劉子奔揚

如莊宮杜揚南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悼王子王子還夜取王以

與召莊公謀杜莊公召伯魚曰不殺單旗不捷杜旗單與之重盟

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杜從還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

遂奉王以追單子杜王還及領大盟而復杜領

杜頃子樊齊遂奉王以追單子杜王還及領大盟而復杜領

左傳卷之二十一

地欲重盟令軍註杜殺孽荒以說註杜季罪註杜劉子如劉註杜歸其註杜單子亡乙

丑奔于平時註杜平時周地知王子註杜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

醜延定稠註杜八子靈景之族註杜子朝奔京註杜其黨註杜丙寅伐之註杜單子

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註杜子朝奔京註杜故得入註杜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

乙亥甘平公亦敗焉註杜甘鞏二公周卿士註杜叔鞅至自京師註杜葬景

言王室之亂也註杜經所註杜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

廢也註杜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註杜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

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註杜出次以示急戊寅七註杜劉子如劉單子

使王子處守于王城註杜王子處子猛黨註杜盟百工于平宮註杜平宮平

辛卯鄆勝伐皇註杜鄆勝子註杜大敗獲鄆勝壬辰焚諸王城之市註杜

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註杜醜悼王司徒前註杜百

工叛註杜司徒醜註杜敗故註杜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註杜百工伐單氏註杜庚午反

伐之註杜單氏反註杜辛未伐東圍註杜百工所在雒陽註杜冬十月丁巳晉籍

談荀躒帥九州之戎註杜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註杜及焦瑕温原之師

註杜焦瑕温原註杜以納王子于王城註杜丁巳在十月註杜安齊召南云左氏叙次俱

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稱躒為伯氏談為叔氏是籍談為大夫也此傳及後十二月

皆叙籍談於荀躒之上豈談此時既為卿乎晉之六卿皆在又不見有為卿之文何

也衛案傳叙談於躒上談時為卿可知矣十五年二人聘於周王問躒以晉無註杜庚

鎮撫王室躒揖談以答則其才或遜焉豈此役晉使談總師故傳叙於躒上與

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註杜為子朝之註杜前城人敗陸渾于

社註杜前城子朝註杜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註杜乙酉在十一月註杜經書十月

王不成喪也註杜釋所以不註杜安衛案猛即位矣而未踰年故變文書王猛此亦

臣子不戴也註杜已丑敬王即位註杜敬王王子猛註杜館于子旅氏註杜子旅周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註杜司馬註杜帥師軍于陰註杜

左傳卷之二十一

籍談所冀于侯氏杜荀躒于谿泉杜賈辛所軍鞏縣次于社杜司馬督

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杜王師分在三邑雒陽閏月

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杜三子晉大夫軍其東南王師

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杜京楚子

云碑四字非初刻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入非杜本也案下傳云二師圍郊郊鄆
潰杜氏云二邑皆子朝所得是杜本無奔郊之文陳樹華云四字書法與宣公卷相
似疑朱梁時人所為顧炎武說欠詳審惠棟指為晁氏據蜀石經增入亦非子朝如
果在郊則二師圍郊郊鄆潰子朝當奔別邑經傳何以無明文邪且二十三年王子
朝入于尹杜氏云自京入尹氏之邑正義曰知自京入尹者以前年子朝在京王師
雖毀其西南不言克京又今年二師圍郊不言子朝在郊故云自京入尹劉炫以為
前年王師已克京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知子朝所在而規杜非也由此推之子朝
奔郊四字或因劉氏之言而妄增也段玉裁云注楚字衍文次年晉人圍郊正義引
此注云京子朝所在無楚字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杜謝取癸丑叔鞅卒杜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杜稱行人譏晉人圍郊杜討子朝也郊

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杜無傳未同盟秋七月莒子

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杜不書楚楚不

胡子髡沈子逞滅杜國雖存君獲陳夏齧杜大夫死生通

天王居于狄泉杜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雒陽城尹氏立王子朝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杜二師王師晉師也癸

卯郊鄆潰杜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鄆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

邑杜平陰今王使告間杜子朝庚戌還杜晉師邾人城翼杜翼

還將自離姑杜離姑邾邑從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杜鉏邾

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杜至武城而還依山徐鉏丘弱茅地杜三

夫杜謂此山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杜謂此山遂自離姑杜遂

武城人塞其前杜以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杜取師不邾師過之乃

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杜書非公命邾人愬于晉晉人

來討叔孫姑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姑言使

人也杜嫌外內異晉人使與邾大夫坐杜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

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杜在禮卿得會伯子男邾又夷也杜邾雜

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杜子服回魯大夫請使當之不敢廢

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杜

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杜示欲以士彌牟謂韓宣子

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

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杜時邾君在晉若亡國子雖悔之何及

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杜聽邾衆取叔孫是為

乃弗與使各居一館杜分別叔孫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

執之杜二子辭不屈故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杜

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

都杜都別都叔孫旦而立期焉杜立待命也從阮元云古者年之

於叔孫使請冠焉杜以求冠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杜

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杜留申豐不使得吏人之與

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杜示不

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杜葺補去之如始至杜不以

而有所註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註三邑屬子朝

毀壞註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註自京人尹註氏之邑註癸未尹圉誘劉佗

殺之註杜尹圉尹文公也劉註佗劉蜜族敬王黨註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

子先至而敗劉子還註杜單子註敗故註己丑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成

尹註杜二子周卿士子註朝黨與召莊公註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註杜辟子朝出

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註杜近東註秋七月戊申邾羅納

諸莊宮註杜邾羅周大夫註尹辛敗劉師于唐註杜尹辛尹氏註族唐周地註丙辰又

敗諸邾甲子尹辛取西闡註杜西闡註周地註丙寅攻蒯蒯潰註杜河南縣西南註蒯鄉是也於

是敬王居秋泉註安衡案事具於經文而其註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

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註杜烏存嘗註大夫

庚輿將出聞烏存執父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註杜父長丈二註而無刃註苑

羊牧之曰君過之註杜蘇之亦註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

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註杜郊公著丘公之註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

師註杜令尹以疾從我註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

瑕卒楚師燬註杜子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註吳公子光曰

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

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註杜克勝也軍註胡沈之君幼而狂註杜性

常註安衡案諸本性作狂今從註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

令尹死其師燬帥賤多寵政令不壹註杜師賤遠越非正卿也軍註安衡

多寵威註不克愛註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註杜七國楚頓胡註師賤而不能整無大

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

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註杜示之

三傳專釋

整以後者敦陳整旅 杜敦厚 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 杜月七

二十九日違兵忌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 杜以不整

安衡案聚囚徒為一隊使以 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

王 杜從吳 光帥右掩餘帥左 杜掩餘吳王 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

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

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噪而從之三國奔 杜三國許 楚師

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杜國君社稷

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 不言戰楚未陳也 杜嫌與陳例相 八月丁酉南

宮極震 杜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 安衡案其弘云周之亡也其三

也 杜文公劉公也先君謂蠶之父獻公 周之亡也其三川震 杜謂王時

渭雒水也地 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 杜子朝在王城 東王必

大克 杜敬王居秋泉在王 楚太子建之母在郢 杜郢陽也平王娶秦

其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郢 杜諸樊吳王

安釋文案吳子過號諸樊王僚是過之弟子先儒又以為過弟何容僚子乃取過

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此久遠之書字又經篆隸或誤耳陸祭云

史記吳世家書此事以為公子光是也衡案諸樊是號非名吳又夷也未能同諸夏

之禮且晉趙氏稱孟者數人未聞有非之者何獨疑諸樊哉傳云太子史云公子傳

云諸樊史云光雖字經篆隸不當謬誤至此史記所載別是一說凡史與傳異者皆

傳是而史非陸反 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

及將死眾曰請遂伐吳以徼之 杜此年秋敗於雞父 亡君夫人不

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瀝 杜遠瀝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

疾而復 杜此年春晉為邾人執 楚囊瓦為令尹 杜囊瓦子囊之孫 城

郢 杜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

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杜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杜政卑

諸侯守在四隣杜隣國為之守諸侯卑守在四竟杜裁自完慎其四竟

結其四援杜結四隣之國為援助民狎其野杜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杜春夏秋三時之務

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

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杜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杜

在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

官守守其交禮杜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奢杜懦弱也完其守

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杜詩大雅無念也聿述也

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杜無亦監乎若教蚡冒至于武文杜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

土不過同杜方百里為一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杜方

里為而郢是城不亦難乎杜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杜無傳孟姑至自晉

杜喜得赦歸安衡案書至亦告廟也十四年經意如至自晉書法全與此同彼

己而傳獨言尊晉者蒙彼傳杜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

省文餘詳見于十四年經

丁酉杞伯郁釐卒杜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冬吳滅巢杜楚邑也書滅用大師

葬杞平公杜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嚳以甘桓公見王子

朝杜簡公名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嚳南宮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

曰何害同德度義杜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安正義劉炫云案孔安

強衡案劉說是也而未盡焉言德同則當揆度義優劣以知勝敗今度之義東王先

王母弟而子朝庶子是於義既優矣若又務德必能勝之無人不足患也故下引大

證以誓之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杜言對眾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余

有亂十人同心同德

杜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大誓無此語

安衡案諸本亂下有臣字今從石經說詳於

襄二十八年

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

鄔

杜鄔氏西南有鄔聚言子朝稍強

晉士彌牟送叔孫于箕

杜將禮而歸之

叔孫使梁

其蹀待于門內

杜蹀叔孫家臣

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

杜疑士伯來殺已故謀殺之

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

久子

杜以謝祭

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

孫受禮而歸二月媾至自晉尊晉也

杜媾媾族所以尊晉媾行人故不言罪已

安衡案

行人非禮也然其所以致執則在取昔師故告廟以己罪經所以書至也傳不言罪已者蒙十四年傳省文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

景伯泣問周故

杜泣臨也就問子朝敬王知誰曲直

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

杜乾祭主城北門介大也

安釋文乾音干

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杜衆言子朝曲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

杜陰陽故日將水

昭子曰旱

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

杜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振出故為旱

安衡案猥盛也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杜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

六月壬申王子

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

杜瑕杏敬王邑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

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

亦有言曰瘳不恤其緯

杜瘳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

而憂宗周之隕為

將及焉

杜恐禍及己

今王室實蠢蠢焉

杜蠢蠢動擾貌

吾小國懼矣然大

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馨矣惟豐之

恥

杜詩小雅罍大器餅小器常粟於罍者而所受罍盡則罍為無餘故恥之

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

懼而與宣子圖之

杜宣子韓起

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杜為明年會黃父傳

秋八月大雩旱也

杜終如叔孫之言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

珪于河

杜禱河求福

安釋文于河本或作沈于河王念孫云有沈字者是也用寶珪沈于河與用兩圭質于河文同一例用猶以也故漢志

作以成周之寶主湛于河 甲戌津人得諸河上杜珪自陰不佞以温

人南侵杜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温 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

石王定而獻之杜不佞獻王與之東訾杜嘉得玉故與之邑鞞

舟師以略吳疆杜略行也行吳 而衡案略猶徇也不專戰伐徇

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杜速名 吳

踵楚杜躡楚 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

章之汭杜汭水 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杜歸遺 倉及壽夢帥師從

王杜壽夢越 王及圍陽而還杜圍陽 正義王歸行及圍陽倉

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杜鍾離不書 沈尹戌曰

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杜二姓之帥守 幾如

是而不及郢安衡案此亦倒裝言如是而不 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

梗杜詩大雅厲惡 階道梗病也 安衡案厲危也猶言禍階所由而升

為定四年 吳入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婍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

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鸚鵡來

巢杜此鳥穴居不在魯界 安正義此鳥穴居今驗猶然考工記云鸚鵡不踰濟

又巢居故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杜季辛下甸之辛 九月己亥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杜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 齊侯唁公

于野井杜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 冬十月戊辰叔孫婍卒

味傳文其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杜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

以 安惠棟云國稱陳留志曰外黃於春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杜取鄆以

名 秋為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

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

杜右師樂大語

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

杜司城樂氏之大宗也

昭子告其人曰右

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

杜唯禮可以貴身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

杜為定十年

而卑之宗身之本也而賤之是自賤其身也

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杜為定十年

宋公享昭子賤新宮

杜逸

昭子賦車轄

杜詩小雅周人思得賢

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

杜坐宋公右以相

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

杜助宴

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

久

杜為此冬叔孫

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

杜平子庶姑與公若

宋元夫人

杜宋元夫人卒

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

杜從昭

三世矣

杜宣成

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杜為下公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杜簡子

將納王

杜納王於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將納王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

人則憂患至

詩大雅言無

有子朝亂

謀定之

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

杜經者道之常

地之義也

杜義者利之宜

安衡

言禮者所以經緯天地而制其宜也即所謂裁成輔相是也此提其綱六氣以下分釋之

民之行也

杜行者人所履

天地之

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

杜日月星辰天之明也

因地之性

杜高下剛柔地之性也

安衡案此二句言所以裁成輔相之道天之明言其明示人者日月星辰六氣五行以至四時震曜皆是也地之性五味六采高下剛柔之屬皆是也曰則曰因

者象以制道也

生其六氣

杜謂陰陽風雨晦明

用其五行

杜金木水火土

氣為五味

杜酸鹹辛苦甘

發為五色

杜青黃赤白黑發見也

章為五聲

杜宮商角徵羽

淫則昏亂

民失其性

杜滋味聲色過則傷性

是故為禮以奉之

杜制禮以奉其性

安衡案此以下論所以

經緯天地而制其宜之實

為六畜

杜馬牛羊雞犬豕

五牲

杜麋鹿麀狼兔

三犧

杜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

安陸案云六畜五牲三犧總此物隨所用而異其號也王引之云五牲牛羊豕犬雞也三犧牛羊豕也大戴禮曾子天圓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

曰大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豕曰饋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四瘞是有五牲盧辨注曰五牲牛羊豕雞犬也諸志篇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月令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土食稷與牛秋食麻與

天冬食黍與黍所謂五牲五穀也三犧即三牲牲之為大牢小牢者也養之則曰畜

用之則曰牲色純則曰犧以牢禮言之則有三合雞犬計之則為五合馬計之則為六其實一也猶下文之五章五色合玄計之則為六采五聲合變宮變徵計之為七

音耳衡案句首言為者皆謂聖人制禮以經緯天地之事通此義則六畜五牲三犧之實同而名異可知矣陸王得之又案大戴禮牲牛曰大牢牲羊曰少牢皆舉重以

包輕故下文云牲特豕豕言特則牛羊不特可知矣王自注云牛下脫豕豕二字羊下脫豕豕字疎矣

以奉五味為九文

杜謂

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己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

安正義鄭於周禮司服之注具引尚書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彛尊其神明也

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彛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飾以為繡又云鶩畫以雉謂華蟲也毳畫以

虎雖謂宗彛也考工記畫繪之事火以圓鄭眾云為圓形似火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孔安國云黼若斧形謂刃白而身黑故若斧也衡案九文

鄭以華蟲為一而加宗彛是也

六采

杜畫繪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

安正義考工記云青與白相

次亦與黑相次

五章以奉五色

杜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

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

安正義謂之曰以上皆考工記文也

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

杜解見二

安衡案五味五色五聲皆天地所生聖人裁成輔相成其美以去其害故曰奉

為君臣上下以則

地義

杜君臣有尊卑

安衡案此以下論聖人則傲

為夫婦外內以經二

物

杜夫治外婦治

安衡案上云則地義下云象天明則經二

為父子兄弟

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杜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共辰

兩塔相

安陸榮云上注以天明為日月星辰今此亦言其親疎倫序比象於天文

謂曰亞 所以明示於人者言之故兼四時震曜之屬在中此天明與地義二物並言乃天之

一家之

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

杜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

禮之

安衡案行務者四時各

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

戮

杜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

安衡案其字指四時殺戮謂霜雹之

為溫慈

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

杜此

者皆稟陰陽風

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

杜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

衡案天理不移易者曰則

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

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

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

之性是以長久

杜協和

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

紀天地之經緯也

杜經緯錯居

安正義言禮之於天地猶織之有經緯得

衡案言天地之有待於禮猶布帛之有待於經緯有經緯

民之所以生也是

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

乎

杜曲直以

安衡案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故

簡子曰執也請終身守

此言也

杜歎能守此言故終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

杜二王後

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

杜踐土在傳

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

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杜

右師樂大心 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而欲背盟以

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杜言不善無大此者為定有鸛鶴來巢書所無

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杜師已魯安釋文已音

之杜言鸛鶴來則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鸛鶴跌

跌公在乾侯杜行貌安衡案羽謂秋子始生徵褻與禠杜褻褻鸛鶴

之巢遠哉遙遙禍父喪勞宋父以驕杜禍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安衡

利本石經宋本岳本杜禍本或作稠今從足鸛鶴鸛鶴往歌來哭杜昭公生出童謠有是今鸛

鶴來巢其將及乎杜將及秋書再雪早甚也初季公鳥娶妻於

齊鮑文子生甲杜公鳥季公亥之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

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杜公亥即公若也展安釋文夜本或作射音夜

謂其財相室助其子以經紀家道也杜及季姒與養人擅通杜季姒公鳥妻鮑文

使其妾扶己以示秦過之妻杜秦過魯大夫妻曰公若欲使余余

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杜公甫平曰展與夜姑將要余杜劫

非禮杜我以秦姬以告公之杜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

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

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杜執夜姑之有司欲

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杜季平子郈昭伯二

安釋文郈季氏介其雞杜以膠沙為之為介雞安正義鄭眾云介甲

氏為金距言之則著甲是也衡案杜謂雞不可被甲故謂介為芥既而覺與金距不

相應故又出或說膠沙者蓋和沙於膠謂之雞耳杜介雞耳郈氏為之金距安王引之云前後

不若訓甲之直捷也雞之相鬪專距敵杜介雞耳郈氏為之金距安王引之云前後

胃蓋裁薄銅披之雞骨謂之介雞耳杜介雞耳郈氏為之金距安王引之云前後

后者厚之借字也潛夫論志氏姓篇曰魯之公族有后氏後為后氏世本云革此云鞶世

孝公子惠伯鞶之後正義曰世本孝公生惠伯鞶其後為后氏世本云革此云鞶世

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呂氏春秋案微篇魯季氏與郈氏同姓高注曰后氏魯孝
 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為氏曰曰后氏魯伯華之後也伯華之孫以
 王父字為氏故其後為后氏也魯伯華之孫以王父字為氏故其後為后氏也
 而非惠伯華之字不得為昭伯所父之氏也魯伯華之孫以王父字為氏故其後為后氏也
 以利鐵為假距查其距上香即錯平子怒益宮於郈氏杜注郈
 也又淮南子注云金距施芒于距

氏室以杜注昭伯臧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旂平子怒拘臧氏
 且讓之杜注讓責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
 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杜注禘祭也萬舞也於
 傳遜云四人為列尚不成樂況二人乎人當作八傳文誤也惠棟云吳仁傑曰淮南
 書禘於襄廟舞者二人衡案此為大夫遂怨平子之起所主在不成樂況有淮南子
 可證作二人是也傳云將禘則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杜注不
 萬者二人謂肆其業非正祭也

用禮也蓋襄安陸祭云周衰禮廢諸侯典禮蓋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禘于
 公別立廟註公趙匡曰不及于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杜皆云別立廟誤矣
 衡案不能庸猶言廢之眾工萬於季氏而公廟萬者只二人是與廢其廟同故云不
 能庸也上句云其眾萬於季氏下句云大夫遂怨季氏皆譏季氏則臧孫之意亦譏
 季氏蔑先君矣杜陸以為為諺昭公是傳挿此句以隔闕上下為不詞甚必不然矣祭
 不及于祖以上者淮南子以為為新是也若是恒祭季氏雖不臣亦必助之不傳禘萬

昭公子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責杜注責
 皆公皆公公果公責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
 執之亦無命也杜注無救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
 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杜注謂僚
 於家且恒祭而萬者二人經亦當書以貶季氏而今皆不然故知其為私所也傳言
 禘者以豆鼎俎之屬用禘法耳禘于莊公者因禘祭始合祭莊公於廟也故經云
 吉禘于莊公吉云者言未宜禘也與此自別說詳于閔二年

逐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杜注子家羈莊公之玄孫懿伯曰讒人以
 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杜注受惡不可為也安正義不勝則推
 也衡案克成也言事若不成君獨受註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安
 正義今以求勝此事不可必也衡案事字句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

言舍民數世以求成事其事之成不可必也

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杜恐受

叔孫昭子如闕杜闕魯地公居於長府杜官府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

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

弗許杜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

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杜

為之徒者眾矣日入隱作弗可知也杜隱惡也日冥其人將

眾怒不可蓄也杜季氏蓄而弗治將

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杜與季氏同

之弗聽邠孫曰必殺之公使邠孫逆孟懿子杜懿子仲叔孫氏

之司馬馮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杜眾疑又曰我家臣也

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

也馮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杜陷公公徒釋

甲執冰而踞杜言無戰心也冰積丸蓋或云

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

氏執邠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

君者而肩罪以出君止杜使若非君本意者意如之事君也不敢

不改杜意如季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杜辭先君且遂

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

左傳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註杜齊侯自怨本不教有

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

信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註杜物事也謂先往至野

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註杜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以待君命註杜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

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

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

臣誰與之立註杜為齊且齊君無信不如早

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勅力壹心好惡同之信

罪之有無註杜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繼續從公無

通外內註杜繼續不離散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

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註杜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

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註杜去君偽負罪出奔不必變繼從公二三子好亡而惡定

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

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註杜何必守公安陸祭云謂何必守盟誓之言也衛

未盟焉得言守盟誓之言哉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註安衛案稽顙喪拜也季氏獲罪於君故為喪

拜以請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

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註安衛案至子孫人不忘其為逐君之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

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

適公館者執之註杜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

納公註杜昭子請歸安眾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註杜伏左師展告公公

使昭子自鑄歸註杜辟伏平子有異志註杜不欲復冬十月辛酉昭

子自鑄歸註杜辟伏平子有異志註杜不欲復冬十月辛酉昭

子自鑄歸註杜辟伏平子有異志註杜不欲復冬十月辛酉昭

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杜取為平子所欺

杜因祈而自殺

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杜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

安正義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

杜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

此騎馬之漸也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些訾弗克

杜文公朝黨於鞏縣涉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

杜請納

夢天子爨即位於廟已

與平公服而相之

杜平公元

且召六卿

安衛案且本或作且今

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

杜父兄謂

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

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枌所以藉幹者

杜楸枌

棺中苓牀也

安惠棟云說文引云楸部薦幹云楸部方木也幹膏也衛案枌枌也

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枌所以藉幹者

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

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

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伯如晉藏會竊其寶龜僂句

藏氏老將如晉問

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

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

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邠邠魴假使為賈正焉

人以戈楮伏諸桐汝之間

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藏氏老季臧有惡

怨相

怨相

怨相

怨相

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

杜立以為臧氏後

會曰僕句不余欺也

杜

傳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

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蒞人焉

杜還復蒞人於州屈

城丘皇

遷此言人焉

杜移警人於丘皇

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

杜使二大夫為巢卷築郭也卷城

在南陽葉縣南

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

將及王弗能久矣

杜為明年葬子居卒傳

左傳輯釋卷二十一終

石川鴻齋訓點

左傳輯釋

十八

134
21
268

東 京 圖 書 館

和書門

傳書類

一三四七函

六九架

三六三號

二一冊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郛杜前年已取郛至是乃發傳者為公處郛起葬

宋元公如先君禮也杜善宋人違命以合禮三月公至自齊處於郛言魯

地也杜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夏齊侯將納公命

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杜豐賈二人皆衡案女賈女人為賈者從者以幣錦二兩杜二文為一

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齧杜齧子猶家臣子猶梁丘據能貨子

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杜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凡八

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齧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

不通先入幣財杜言魯人買此甚多布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

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杜欲行其說故先示然據有異焉杜異猶

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

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

棘安正義土地名齊地無曲棘十年傳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杜云齊國西安縣

如帥師疆汶陽之田圍棘棘在濟北地邱縣疑此為齊侯所待之地下文齊師圍成

成亦在泰山鉅平縣東南與濟北地邱相近劉昭謂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

後漢濟北國乃兼并泰山郡所置是棘鄉近成之證

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

杜下知可

杜下知可

杜下知可

杜下知可

杜下知可

杜下知可

杜下知可

杜下知可

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鉅帥師從公註杜鉅齊大夫

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註杜以成邑

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敵室也註杜敵室也

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註杜公孫朝詐齊師言

齊師圍成成註杜齊師圍成成

入伐齊師之飲馬于溜者曰將以厭眾註杜以厭眾心不欲使知已降

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註杜告齊言眾不欲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註杜聲子魯大夫

射之中楯瓦註杜瓦楯

繇胸沃鞞七入者三寸註杜瓦楯

聲子射其馬斬鞞註杜鞞死

改駕人以爲駟註杜駟也

戾也而助之註杜人魯人也

子車曰齊人也註杜子車即

子車曰眾可懼也而註杜將擊

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註杜囊帶齊大夫

洩曰軍無私怒註杜亦叱之

報乃私也將亢子註杜欲以公戰禦之

又叱之註杜子囊復

亦叱之註杜子囊復

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須眉甚口註安正義甚口者謂大口也

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註安焦循曰甚口指武子之

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註安焦循曰甚口指武子之

苑子之御曰視註杜其右見獲

苑子荆林雍註杜其右見獲

鉅齊大夫

以成邑

敵室也

齊師圍成成

以厭眾心不欲使知已降

告齊言眾不欲

聲子魯大夫

瓦楯

瓦楯

鞞死

駟也

子車即

將擊

囊帶齊大夫

亦叱之

子囊復

子囊復

欲以公戰禦之

子囊復

子囊復

正義甚口者謂大口也

焦循曰甚口指武子之

焦循曰甚口指武子之

其右見獲

其右見獲

使公子鉅帥師從公

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

弗許曰信女足矣

成已甚弗能忍也

入伐齊師之飲馬于溜者

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

射之中楯瓦

繇胸沃鞞七入者三寸

聲子射其馬斬鞞

改駕人以爲駟

戾也而助之

子車曰齊人也

子車曰眾可懼也而

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

洩曰軍無私怒

報乃私也將亢子

又叱之

亦叱之

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須眉甚口

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

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

苑子之御曰視

苑子荆林雍

鉅齊大夫

以成邑

敵室也

齊師圍成成

以厭眾心不欲使知已降

告齊言眾不欲

聲子魯大夫

瓦楯

瓦楯

鞞死

駟也

子車即

將擊

囊帶齊大夫

亦叱之

子囊復

子囊復

欲以公戰禦之

子囊復

子囊復

正義甚口者謂大口也

焦循曰甚口指武子之

焦循曰甚口指武子之

其右見獲

其右見獲

使公子鉅帥師從公

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

弗許曰信女足矣

成已甚弗能忍也

入伐齊師之飲馬于溜者

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

射之中楯瓦

繇胸沃鞞七入者三寸

聲子射其馬斬鞞

改駕人以爲駟

戾也而助之

子車曰齊人也

子車曰眾可懼也而

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

洩曰軍無私怒

報乃私也將亢子

又叱之

亦叱之

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須眉甚口

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

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

苑子之御曰視

苑子荆林雍

鉅齊大夫

以成邑

敵室也

齊師圍成成

以厭眾心不欲使知已降

告齊言眾不欲

聲子魯大夫

瓦楯

瓦楯

鞞死

駟也

子車即

將擊

囊帶齊大夫

亦叱之

子囊復

子囊復

欲以公戰禦之

子囊復

子囊復

正義甚口者謂大口也

焦循曰甚口指武子之

焦循曰甚口指武子之

其右見獲

其右見獲

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

註杜鑿一安

正義說文云荆擊也鑿金聲也惠棟云說文鑿讀若春秋傳曰

鑿而乘他車則傳本作鑿故杜氏訓為一足行若

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

雍乘

註杜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

敗王城之師于尸氏

註杜劉人劉蚩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在鞏縣西南偃師城

戊辰王城人劉

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註杜施谷周地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註杜齊侯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

註杜師敗懼而

庚午次于渠

註杜渠周地王城人

焚劉

註杜燒劉子邑

丙子王宿于褚氏

註杜有褚氏亭

丁丑王次于荏

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

註杜荏谷胥靡滑皆周地胥靡滑本鄭邑

晉知罃

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註杜女寬晉大夫闕塞雒陽西

註安陳樹

水經注云昔大禹疏伊門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衡索闕本或作闕非

九月楚平王卒

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註杜子西平王之長庶

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

壬昭也註杜陳樹華云哀六年云楚子軫率則昭王名軫疑壬非昭王或者即往後改王也註杜名邪史記楚世家十二諸侯年表並作軫蓋轉寫異文伍子胥傳仍作軫

衡索靈初名圍即位改度平初名棄疾即位改君則昭亦即位改軫耳非轉寫謫也

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

立長則順違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

惡君王也

註杜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

國有外援不可瀆也

註杜外援秦也

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

註杜不立王秦將來

亂嗣不祥我受其

名

註杜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

註杜滋益也楚國何為必殺令

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

註杜起發也

郊

註杜郊子朝邑

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

註杜知鞏趙

逐王子朝

註杜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

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

得尹氏固南宮翼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註杜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

陰忌奔莒以叛

註杜陰忌子朝

召伯逆王子尸及劉子單子盟

召伯新 遂軍圍澤次于隄上杜國澤隄上 癸酉王入于成周杜成周

陽今維 甲戌盟于襄宮杜襄王之廟 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杜晉般

夫大 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杜莊宮在王城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

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杜不敢專故 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

于難則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杜夷王厲王父 安惠棟云

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室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杜不忍

也厲王之末周安正義劉焯以為周語云周人欲殺王子召公以子代之則 諸

侯釋位以間王政杜問猶與也去其位 安陸祭云史記言厲王奔彘周召

今人表有共伯和顏師古曰共國伯魯和其名史遷之言未可據也汲冢紀年亦云

諸侯知其賢請以為天子即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

王共伯復歸于宗趙遂得意共山之首呂氏春秋云共伯和其好行賢仁周厲之難

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據此諸書所說皆同則釋位以間王政者共伯其人也

衡案據紀年呂覽所記戰國間蓋有共伯代周之說今詳考二書紀年依放詩書及

左國等所說以立言時雜怪誕以售其說呂覽則成於眾客之手其書錯雜無統皆

不足信也莊子共伯得乎共首稱其隱而未及其顯其為天子乃司馬彪之說耳且

共伯果為天子朝當先攜王言其奸命而今直言諸侯釋位諸侯者非一人之辭

則當時間王政者非共伯一人可知矣下文又云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則此

諸侯指周室同姓蓋厲王既死宣王尚幼而王室多難同姓諸侯分番交代以間王

政避嫌之道不得不然共伯或亦諸侯中一人而其尤翹翹者故戰國訛傳為共伯

和即王位與史遷云周召二相行政周召王杜宣王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杜厲王

卿士非諸侯則其說亦非要當以此傳為正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杜厲王

子彘之亂宣王尚少召安惠棟云鄭康成周禮注云志古文識有志謂長而有知

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識也王伯厚以為有撥亂之志恐非外傳曰宣王長而

識乃授之政猶周公復子明辟也 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

厥位杜幽王宣王子若 安衡案弔 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

用遷邲鄆杜攜王幽王子伯服也 王嗣宜曰也幽王后申姜生大子宜臼王

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大子大子奔申申伯與鄆及西戎伐

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安正義汲冢紀年云平王奔四年而立伯盤以為

而立宜臼是為平王東遷邲鄆安大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

左傳專釋

卷之二十一

五

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號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
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顧炎武云按此則攜王
之攜乃是地名猶厲王流彘詩人謂之汾王或以諡法急政交外曰攜非也
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

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積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

杜惠王平王六世孫積惠王庶叔也莊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王子叔帶襄王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紀

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杜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積為王室去不端直之人

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杜定王

孫定王六年魯宣八年曰周有頤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杜襄王

二世謂靈景注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杜間王位謂子

以爲王猛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爲晉注也說見于下

至于靈王生而有頤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杜景王靈王

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杜單旗穆公也劉狄謂先王何

常之有杜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杜

弔至也至善也羣不弔之人猶言羣不善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

神杜貫習也安正義俗本作規服王孫皆注云玩貪也本或作規謬也衡案據

本沿之故今本皆作規求相傳既久姑依今本而存其說於疏中焉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

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杜攝持也贊佐也安正義劉炫以爲先王先

狠非今從十行本先王劉說是也矯誣先王謂矯誣先王之命先王之命見于下文思肆其罔極杜肆放

盪播越竄在荆蠻杜茲此也此不安衡案茲猶今也杜注此不穀連讀不詞

未有不穀杜底至也安衡案底本或作底非今從是利本

若我一二兄弟甥舅樂

順天法無助狡獪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杜赦其

圖其難安衡案赦釋通釋解也杜云赦其憂亦訓赦爲解也上文云諸

則所願

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

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鈞以下杜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

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夫即世杜在十年單劉

贊私立少以間先王杜間錯先王之制命也先王之命即上文所云王后無適

則擇立長年鈞以德鈞以下是也襄十九年傳間諸侯難大平御覽皇親部十二

引服虔注云間犯也是間與干同義上文曰王室有間王位謂于王位也間與干聲

相近故字亦相通聘禮記皮馬亦唯伯仲叔季圖之杜伯仲叔季圖馬父

相間鄭注曰古文間作干是也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遂晉之大以專

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杜傳終王齊有彗星杜出齊之公野

安正義時魯不見或陰不見衡案彗度高於月而齊魯比鄰安有齊見而魯不見

註之理哉若謂陰不見彗之行於天長者數月短亦不下一月未必魯獨彌月陰

雨而經不書者其所出玄扈之次其為異輕非比斗齊侯使禳之杜祭以禳

大辰之比或舊史逸之仲尼不得而補故不書爾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杜誣欺天道不詔杜詔疑

衡案論協同慢也不論謂一疋不變謂本或作躡乃詔諛字耳今從干行本不貲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

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

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

國杜詩大雅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國將至何患於彗安惠棟云論衡引違德作回德詩曰我無所監夏

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杜逸詩也言追監夏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

寢公歎曰美哉寧其誰有此乎杜景公自知德不能晏子曰敢問何謂

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

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杜謂以公其施之

民也厚杜謂以私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

德與女式歌且舞

杜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善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

陳氏之施民歌舞

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

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

不變

杜守常安衡業民總農工賈言之不遷謂不去其鄉蓋有去公不遷謂不往陳氏之邑者故晏子言之不移守其業也

士不濫

不失安衡業溫溢也

官不滔

杜也

大夫不收公利

杜不作安正義作福註作威公家

也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

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

杜有天地則禮義興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

子孝而箴

杜箴諫安衡業違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

正姑慈而從

杜從不安衡業舅及則姑老又婦人老從子故以

婦聽而

婉

杜也

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

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衡業上尚也言可尚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杜自郟行

公至自齊居于郟夏四月吳

殺其君僚

杜僚巫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

楚殺其大夫卻宛

杜無極楚之

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

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

杜無傳未同盟

邾快來奔

快邾命卿也故書

安

正義快不書氏蓋未賜族無可稱也

公如齊

杜自郟行

公至自齊居于郟

無傳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郟言在外也

杜在外邑故書地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

杜前年楚平王卒

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師師

圍潛

杜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杜季子本封延陵後復

封州來故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杜觀疆

楚莠尹然王尹麋帥師救

潛

正義楚官多以尹為名知二尹是官名耳其莠王之義不可知也服虔云王尹主宮內之政莠不可解王未必然定本王

作云孫志祖云下文別有工尹壽此當作王尹衡案莠尹蓋治田之官農重釋種務在耘耨以去莠為義故名莠尹耳釋文及十行本作工尹然定本蓋依釋文而十行

本定本也然服虔云主宮內之政則舊本作王尹陸以意改耳

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

杜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

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泅而還

杜沙泅水名左尹郤

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

杜楚師疆故吳不得退去

此時也弗可失也

杜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弑王

安服虔云時謂可殺王時也衡案言今此正可殺王之時也

告罇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杜吳

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也正義襄二十九年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位閭閻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

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衡案服虔是也光唯夷昧子故曰我王嗣也若是諸樊之子既經餘祭夷昧其當嗣位者遠在二世之前不得言我王嗣說又見二十三年

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杜至謂

安衡案言時極可而母老子弱時不可失身不可死是我自無若

子弱是無若我何

杜猶言我無若是何

安衡案言時極可而母老子弱時不可失身不可死是我自無若

我身何社注得意而未得於辭焉陸彖據史記解為吳人無若我何則下文我爾身也不可通而以其子為卿亦乏趣味謬甚

杜為地

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

杜堀室

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

杜坐道邊至光門

杜至光門

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

杜羞進食也

杜獻體解衣

杜行坐

執鉞者夾承之

杜承執

杜及體以相授也

杜鉞及進羞者體

足疾入于堀室

杜恐難作王黨

杜殺已素辟之

杜全

抽劍刺王鉞交於胛

杜交轉

杜諸賢

杜闔

左傳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二

九

光也以轉 諸子為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

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

足之先人之道也註杜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

言已本無罪進退無妨也先人之道謂立者從之自諸樊以下兄弟及唯立者之

從故云先人之道也不謂亂由先人起推季子之意雖力能討光必不親戚蹀血以

申其復命哭墓註杜復使命註杜復位而待註杜復本位

徐公子燭庸奔鍾吾註杜鍾吾註杜楚師聞吳亂而還註杜言聞吳亂明郤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註杜以直事君註安衡案直者或失於剛而郤宛

鄢將師為右領註杜右領註杜與費無極比而惡之註杜惡郤

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註杜子惡

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

令尹將必來辱為患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註杜酬報

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註杜擇取以註杜取五甲五兵曰實諸門令

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註杜曰無註杜及饗日帷諸門左註杜張帷陳甲

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

往且此役也註杜此春救註杜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

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

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註杜告子惡門有

退遂令攻郤氏且執之註杜執燒註杜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執

令曰不執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馬或取一秉耜焉註杜編

苦也秉把國人投之遂弗執也令尹炮之註杜炮燔註安正義令尹炮之

也軒稟也乃舉火然之衡案郤說即服義也令尹炮之是自燒郤宛之家非令眾之辭也盡

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註杜令終陽

與晉陳及

其子弟註杜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郤氏費氏自以為

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主與令尹以自利也註杜蒙欺安陸祭

覆也言欺問其上若覆蔽之然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註杜為下殺無極張本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

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註杜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

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

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註杜復猶安陸祭

氏見伐幾亡而復存故謂之復休公徒之怒註杜休息也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

伐入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

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註杜淮夷魯東

夷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註杜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

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註杜宣用也陸祭云宣布也言其

衡案宣猶揚也弗敢宣揚其威力註杜書公行告安顧炎武云當時諸侯出

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

意如猶以君禮事之故鞅以為難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

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

以難復註杜以難納白晉君孟懿子陽虎伐郕註杜陽虎季氏家臣正義伐郕

使公不得居也衡案杜云欲奪公謂欲奪公身耳蓋季孟聞諸侯謀納公而懼欲逆

之而難其從者故欲伐而奪公子家子憂郕人將戰正以此爾經不書伐郕亦以其

出於好意也正義云欲奪公郕非傳注之意郕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怡久矣註杜怡疑

乘君註安衡案諂淫怡三字皆通怡漫使君亡者必此眾也註杜言君據郕

不疑註安也天命不怡謂不怡其命使君亡者必此眾也註杜言君據郕

戰必註安衡案亡喪也言不復得居郕眾謂從公者子家子欲天既禍之而自

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註安正義言猶有鬼神以助君此戰

出國自福者言從公者欲必滅三家以奪其權也若戰而克之其禍益甚故以必敗為神祐也

烏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

上

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註杜且知近

註安衛蔡從者與居者戰相憎

益甚必不能使公歸國故云其死於此乎公從者欲戰恐子家子不從故使楚郤

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註杜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

沈尹戌

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

至于今不已

註杜左尹郤宛也中廢尹陽令終

戊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

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

也民莫不知去朝吳

註杜五年

出蔡侯朱

註杜在二十一年

喪太子建殺連

尹奢

註杜在二十一年

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其儉

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通無極也

註杜通也

今又殺

三不辜以興大謗

註杜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

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

夫鄙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

註杜在位無吳

新有君

註杜光新立也

註安衛蔡有君猶言有字有人謂其賢也

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

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

曰是克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

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註安衛案說解也

冬公始齊齊侯請饗之

註杜設饗禮

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鄉食焉其飲酒也乃

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註杜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

註安正義劉炫云按燕禮司正洗角解南面坐奠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而階上

註安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如

註安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子實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

註安雖未必如燕禮獻與請安亦必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

見

註杜子仲魯公子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

子家子乃以君出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註杜經所以不書

談子

二十有八年春三月葬曹悼公杜註無傳六月而葬公如晉次于乾

侯杜註乾侯在魏郡丘縣晉竟內邑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杜註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六月葬

鄭定公杜註無傳三月而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杜註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冬葬

滕悼公杜註無傳子家子曰有求

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杜註齊侯卑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

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

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杜註安衡案在而即安於甥舅

其亦使逆君杜註言自使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杜註逆著乾侯也言

晉祁勝與郟臧通室杜註二子祁盈家臣安杜註安衡案在而即安於甥舅

隱十一年王取郟留是也杜註在鄭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郟陵是也在楚者於建及又

音偃昭十三年王公夏將入郟是也杜註在晉者於庶反字林乙祛反郭璞三倉解詁音

於愛反舊音誤衡案釋文有誤在晉者於庶反當作於爰反故下引字林郭璞闕駟

因正之曰唯周地者從郟餘皆從焉字林亦作郟音同又云司馬彌牟為郟大夫即

大原郟縣也郟臧宜以邑為氏於爰反舊音誤舊音謂烏是陸定為郟字也今本郟

縣郟大夫郟臧之屬亦皆為郟殆不可讀石經初刻郟改刊作郟從釋文也下文

郟大夫足利本作郟今皆杜註盈祁午訪於司馬叔游杜註

叔游司馬杜註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杜註鄭書古書名也言

無道立矣子懼不免杜註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杜註

為姑己若何杜註姑且也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杜註言討家臣

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杜註

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杜註鈞同慙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

左傳車乘 卷之三十三 十一

為快

杜 愁發語

安 陸祭云哀十六年不慈遺一老注云愁且也與此不同國語韋昭注云愁願也惠棟云愁願也言鈞死耳願使吾君

先聞二人之死以為快注言誤語音非外傳云吾愁置之於耳以愁御人又云愁庇

州黎韋昭皆訓為願詩云不慈遺一老箋云愁心不欲自彊之辭也釋文云愁爾雅

願也強也且也韓詩愁閭也衡素願別一義且苟且之且自強義轉鄭箋心不欲自

彊之辭即其義也此及陸惠所引諸文訓且皆通即心不欲自彊之意訓願可通然

未若訓且之尤 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

悉二人情實也 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

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

杜 夏姬 其母欲娶其

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德舅氏矣

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

命盡而死其死不由夏姬而云殺三夫者妻之配夫欲其偕老其夫數死是妻之薄

相故以為夏姬之咎中并積德云成二年傳矢子蠻殺御叔子蠻蓋其先夫也并襲

老為三夫是時巫臣蓋未死衡素巫臣生死無據即死其年已老不得以為夏姬之

咎成二年傳巫臣曰是天子蠻杜注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早死無後靈公宣四年

立其年公子婦生以寵故戮之而言夏姬夭之於義可疑但注彼傳時偶不諳此年

傳謂古人名字相配靈公名夷則子蠻其字杜蓋有所據矣至讀此傳始喻杜以子

蠻為靈公者據下文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也然據下文靈公字子絡非子蠻且

詳傳意因子絡早死而天鍾美於夏姬不謂因夏姬美而天不殺其兄也然則子蠻

別是一人娶夏姬淫其色而死故彼傳曰天子蠻而此傳曰殺三夫也杜求其說

而不得成二年傳以子蠻為靈公一字此傳數巫臣當三夫皆非也履軒可從

一君 一子 而亡一國 兩卿矣

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其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

貉之妹也 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

而甚美光可以鑑 名曰玄妻 樂正

後愛取之 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惛無厭忿類無期

謂之封豕 有窮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 且

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 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杜 夏姬 杜 鬻 杜 鬻 杜 鬻

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

謁諸姑杜子容母叔向嫂伯杜華妻也姑叔向母杜曰長叔姒生男杜兄弟之妻杜正義相謂者如

者謂長為姒也子容是伯華之子其兄弟伯華最長叔向次之其餘諸弟皆小姑於叔向也故謂叔向為長叔叔向之妻其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長叔姒也

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

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杜獻子杜魏舒杜分祁氏

之田以為七縣杜七縣祁平陵梗杜安杜衡案據釋文祁當杜分羊舌氏

之田以為三縣杜銅鞮平杜陽楊氏杜司馬彌牟為鄆大夫杜大原杜安杜鄆諸

本作鄆今從足利杜賈辛為祁大夫杜大原杜祁縣杜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

戊為梗陽大夫杜在戊魏舒庶子便陽杜知徐吾為塗水大夫杜徐吾

孫塗水大杜韓固為馬首大夫杜固杜起孫杜孟丙為孟大夫杜大原杜孟縣杜安杜顧

武云今本作孟丙者非漢書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邑以其為孟大夫而謂之孟丙猶魏大夫之為魏壽餘閻大夫之為閻嘉邨鄆大夫之為鄆鄆午也衡案古人以

邑氏焉顧所引皆是也但丙新為孟大夫若作孟丙杜樂賈為銅鞮大夫杜銅鞮

趙朝為平陽大夫杜朝趙勝曾孫杜僚安為楊氏大夫杜楊氏

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杜二十二年辛烏杜帥師納敬王杜故舉之謂

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杜卿之庶子杜為餘子

其四人者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杜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

言采眾而舉杜魏子謂成鱗杜鱗晉大夫杜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

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杜遠杜疏杜近不偏同杜不偏杜居

利思義杜不勤杜在約思純杜無濫杜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

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杜光杜大杜其兄弟之國者十有

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

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三傳車乘 卷之三十一 十五

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社

施于孫子註杜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安正義此傳言唯此文王毛詩作維此

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唯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

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劉炫云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文王之德

還自比文王也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也陳樹華云傳文凡發語

詞唯字俱從口其引詩書本句則從中前後一例唯字當從中衡案毛詩比于文王

傳云經緯天地曰文若此作文王毛不應舍此而注彼知毛詩舊文作王季也王肅

欲壓鄭玄而力不能及偽撰古文尚書及家語小爾雅之屬以破其說其所注毛詩

作文王者蓋亦依韓詩改之以異鄭耳但此傳陸孔不言有異文則賈服本亦作文

王矣竊疑春秋之時雅頌失所故此作文王毛詩作王季者乃仲尼所刪定也要當

以毛詩註杜心能制義曰度註杜其心註安衡案言帝賜文王明智註杜德正應

和曰莫註杜莫然註安既正為政清靜故有所施為民皆應和註杜照臨四方曰

明勤施無私曰類註杜施而無私物得註杜其所無失類也註杜教誨不倦曰長註杜教誨長

慶刑威曰君註杜君之職也註杜慈和徧服曰順註杜唯順故天註杜擇善而

從之曰比註杜比方善事註杜使相從也註杜經緯天地曰文註杜經緯相錯註安衡案文謂

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註杜襲受註杜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註杜九德上九曰也皆無

也註杜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註杜賈季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

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酸蔑惡註杜惡貌註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

者註杜從隨也隨使人註杜應斂俎豆者註杜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

曰必讒明也註杜素聞其賢故聞註杜其言而知之註杜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

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註杜為妻御

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賜註杜顯貌不註杜子若無言吾幾失子註杜為妻御

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註杜隨隕

舉女註杜因賈季有功而後舉註杜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註杜隨隕

仲尼註杜隨隕

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註杜謂舉魏子遠不失舉註杜以賢舉

衡案遠者雖賢或不能知而舉之故云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註杜先賞王室

之功故註安衡案推魏舒命賈辛之意蓋賈辛貌醜故引醜蔑見叔向之事以告之

仲尼以為忠若謂賞王室之功何獨遺司馬烏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忠也註杜配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

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註杜上魏其

大宗賂以女樂註杜訟者之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註杜二

魏子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

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註杜魏子朝君退而饋饋人召之杜召二大比

置三歎既食使坐註杜更命之或作至非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

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一小

人酒不夕食註杜或他人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

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註杜魏子中軍帥及饋之畢願

以小人之心屬厭而已註杜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安

惠棟云韋昭曰屬適也厭飽也獻子辭梗陽人註杜傳言魏氏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郟註杜以乾侯致不齊侯使

高張來唁公註杜唁公至晉不見安衡案據杜注例公如晉次于乾侯

註杜復不見受往非也今從翻宋經注本夏四月庚子叔詣卒註杜無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註杜無傳民逃其上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郟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

君註杜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註杜言往事齊公如

乾侯註杜適晉莫見恤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圍及原

三傳卷之二十一

伯魯之子

杜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

尹固之復也

杜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

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入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

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

之

杜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盈等故叛鄆周邑

平子安歲賈馬

杜賈買也

具從者之衣屨

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

杜賣其馬

乃不歸馬衛侯來獻

其乘馬曰啓服

杜啓服馬名

斬而死

杜隋壘死也

公將為之積

杜積棺也

子

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杜禮曰啟帷不棄為埋馬也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

杜龍輔玉名

遂入

杜龍輔玉名

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

杜陽穀齊邑

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

出之

杜產食

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

杜留公衍母使侍

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

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

杜務人公為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

杜安段王貳云禮記檀弓作公叔馬人說文云為母

之而以公衍為大子秋龍見于絳郊

杜絳音

魏獻子問於蔡墨

杜蔡墨音

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

實不知非龍實知

杜言龍無知乃安釋文知音智注無知同衡素釋文知音智人不知之耳

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杜豢御養也

獻子曰是二氏者

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

杜颺古國也叔安其君

有裔子曰董父

杜裔遠也女孫之後為裔

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

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

杜擾順也

曰豢龍

杜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

封諸酸川酸夷氏其後也

杜酸水上夷皆董姓

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

杜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於天

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註杜合為

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

參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

註杜陶唐堯所治地

學擾龍于參龍

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註杜夏后孔甲以夏豕

韋之後

註杜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

謂以御龍更豕韋之後自夏已然矣據鄭語云彭姓豕韋則商滅之而襄二十四年

傳范宣子亦自稱其祖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與蔡墨之語不同故杜為委

曲通之如此然於傳記未有考也惠棟云史記夏本紀以夏作以受周禮中車云歲

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更儀禮燕禮及大射儀注皆云古文更為受是更與受古

今字也衡案受更形近義又相近故或通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

註杜也臧以為醢

明龍不知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

註杜復得累恐夏后知醢龍懼而遷于魯縣

而罪之故遷于魯縣也懼而遷于魯縣

註杜後也

註杜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各有其官脩其方

註杜乃至

註杜若泯棄之物乃抵伏

註杜故有五行之官

註杜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

註杜祀為貴神社稷五祀

註杜是尊是奉

註杜木正曰句芒

註杜火正曰

術方法

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註杜失職

失官不食

註杜不食

官宿其業

註杜宿猶安也正義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謂安心思其職業

引之云宿讀為宿宿古文夙字也說文夙早敬也從夙夕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

隸變作夙說文又云宿古文夙又云肅持事振敬也宿夙肅古今字宿者借字耳言

居官者能敬脩其業其所掌之物乃至也上文云物有其官官脩其方又云其物

董父甚好龍能求其著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正謂此也衡案服說是也

念孫云杜孔分抵伏為二義非也抵讀為效效隱也言滅棄其業而不脩則所掌之物

乃隱伏而不出廣雅效隱也曹憲音丁禮反王褒四子講德論雷霆必發而潛底震

動潛底猶潛隱也馬融廣成頌疏越蘊愴駭洞底伏底猶隱伏也抵底並與效通

論衡龍虛篇引左傳城作低低伏亦隱伏也故感虛篇又云夏末政衰龍乃隱伏衡

案王說是也音丁禮反則鬱湮不育

註杜故有五行之官

註杜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

註杜祀為貴神社稷五祀

祝融註杜祝融明貌註杜金正曰蓐收註杜秋物推蓐而可註杜水正曰玄冥註杜陰

而幽冥其祀註杜土正曰后土註杜土為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註杜龍水物

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註杜葉廢註杜不然周易有之註杜言若不爾周

在乾註杜乾下乾註杜之姤註杜巽下乾上姤註杜衡案繫辭云爻言乎變

言之初九變內卦為巽巽伏也故曰潛龍九二變內卦為離離目也明也故曰見龍

其稱九六亦以此故傳九引爻辭雖不揀著布卦亦言某之某劉炫云其意不取於

之適未達註杜曰潛龍勿用註杜乾初九註杜其同人註杜離下乾上同人註杜曰見

龍在田註杜乾九二註杜其大有註杜乾下離上大註杜曰飛龍在天註杜乾九

其夬註杜乾下兌上夬註杜曰亢龍有悔註杜乾上九註杜其坤註杜坤上六

曰龍戰于野註杜坤上六註杜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註杜坤之剝註杜坤上六

也註杜問五官之註杜正義世族譜云少暉氏其官以鳥為名則此五官皆在高陽

職矣鳥名其官也此因其所掌以為號並行不相註杜對曰少暉氏有四叔註杜

少暉金註杜衡案下文云遂濟窮桑窮桑少暉氏之號則命三官皆在少暉之時又

天氏註杜十七年傳郊子云共工氏為水師而水名而其子句龍為后土可見水名

鳥名特紀其官而五官各以其所掌為號也獨楚語所云顓頊命水正重司天以屬

神與此使重為句芒名與所掌皆同則重為句芒似在顓頊氏之時矣然自周以前

無以諱事神之禮古人質豈世以所善為號亦猶世號善射者為羿邪抑所傳

聞異辭一以為少暉之時一以為顓頊之時也歷世久遠今不可得而考定焉註杜

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註杜能治註杜安註杜使重為句

芒註杜正註杜該為蓐收註杜二子相代註杜安註杜使治其所善之事世不失職遂

濟窮桑此其三祀也註杜窮桑少暉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

正義賈以濟為渡也言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渡少暉之世杜以少暉之世以鳥名

官不得有木正火正故以濟為成衡案言世不失職則非止一世賈訓渡是也傳云

遂濟窮桑則訓渡訓成均在少暉之時註杜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註杜

疏非窮桑即空桑伊尹生于空桑是也註杜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註杜

共工在大暉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

安正義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亦不知句龍之為后土在於何代少暉氏既以註為名官此當在顓頊以來耳衡案土吐也

不龍之言地而言土取其能吐生萬物共註工氏水名官故杜云能平水土非名官之義然杜既兼水言之是以句龍註為共工親子也疏乃以為後世子是不唯乘於傳義又與注意相戾非此其二

祀也后土為社註杜明言為社

子曰社為稷註杜烈山氏神安正義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註天子矣杜注不得為諸侯也賈逵鄭玄皆云烈山炎帝之號劉炫以為烈山氏即神農非諸侯註其子能殖百穀故祀以為稷言有天下則是

棄亦為稷註杜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註自商以來祀之註杜傳言蔡墨

冬晉趙鞅蒞黃師師城汝濱註杜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遂賦晉

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註杜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安正義服

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陸榮云家語亦說此事王肅

注云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顧炎武云蓋用四百八十斤鐵惠棟

云禮記音義隱義曰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為鼓肅說與隱義合衡案如肅說

鼓容四石與隱義不合鼓容十二石為鐵千四百斤亦足以鑄刑鼎矣隱義是

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

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註杜序位也

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業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

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註杜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註以為盟主今棄

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註杜棄禮徵書註貴何業之

守註杜民不奉上註則上失業註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

晉國之亂制也註杜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註安

正義於時晉侯將以士穀梁益再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以狐射姑將

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于董更以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是一蒐而三易中

將軍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註杜蔡史墨註中

行實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

氏焉易之亡也註杜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註安王念孫云易之亡也四字為

行實擅作刑器以召禍又加以范氏之舊惡是速之使亡也史記天官書填星其居

二者是以不能弔喪 別使豈敢志共命哉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

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

紼矣杜紼執索也禮 正義鄭之先君親送晉侯葬者傳 若其不問雖士

大夫有所不獲數矣杜不得如先 陸祭云言不得備數以充使也衡案

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杜慶善也謂善 而不射其之明底其情杜底

也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杜在襄二 我先君簡公在楚

我先大夫印段實往弊邑之少卿也杜少年 陸祭云少卿言其位

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杜不也 舊有豐有省

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

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杜傳言大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

吾人執燭庸杜二 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杜大

與土田定其 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杜二 子奔楚楚使

與之杜胡田故胡 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

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

也杜柔服謂不 吾又疆其離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杜離謂二 吳周之曹裔

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

同於先王杜先王謂大王王季亦 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剪喪吳

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杜言其

可知我盍姑億吾鬼神杜億安 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杜善思

將焉用自播揚焉杜播揚猶 衡案今疆其離是自傳

王弗聽吳子

王弗聽吳子

王弗聽吳子

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杜防壅山水以灌徐

已外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

杜斷髮自刑示懼

衡案吳人斷髮文身徐子斷髮自同吳人示心服也禹經

作羽穀梁經同公羊作禹杜及陸孔不言經傳異文傳作禹蓋轉寫之譌

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

之使其適臣從之遂奔楚

杜適近也

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

城夷使徐子處之

杜夷城父也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

杜在二

十安

衡案而女也

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

安衡案問伐楚方略將何如

對曰楚執政眾

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

安衡案問伐楚方略將何如

對曰楚執政眾

而乘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

杜肄猶勞也

安釋文云肄一本作肆陸祭云釋文云肄一本作肆今案

文十二年河曲之戰云使輕者肆焉注云肆暫往而退也與此傳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意正相類於義為長王念孫云大雅皇矣箋曰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冠而速去之即所謂肆也

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

則出楚必道敝

杜罷敝於道

亟肄以罷之

杜亟數也

多方以誤之既罷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杜為定四年

吳入楚傳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

歷

杜適歷晉地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杜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晉侯使荀躒唁

公子乾侯

杜將使意如迎公故荀躒來唁

秋葬薛獻公

杜無傳

冬黑肱以濫來

奔

杜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

安

衡案濫蓋大都以名通者言濫黑肱為邾大夫可知矣故經不言邾猶晉滅下陽不言虢吳滅

州來不言楚耳非闕文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杜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

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安衡案經同書在乾侯而傳異釋之者三十年原始而言之故云非二年則又加以又不能用其人則三十年所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

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

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杜言我為子受無咎之任季孫意如會晉

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

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杜示憂感伏而對曰事君

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杜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若以臣為有罪請

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

之死杜雖賜以死不絕其後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

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杜君皆謂魯侯也蓋季孫探言罪已輕重以答荀躒夏四月

季孫從知伯如乾侯杜荀躒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

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杜言晉既憂君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

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杜安

衛業施延也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

人者有如河杜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已當受禍明如何以自誓荀躒掩耳而走杜怪公

示不忍聽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杜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

安衡業魯國之難謂逐季氏言寡君命躒討意如者以恐獲不納君之罪耳豈敢

註與知魯國內難之事哉又案晉侯欲納魯侯乃曰君其入也此亦諸侯納之曰

以之一證杜亦云今納而不入而終不曉成十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

年傳諸侯納之曰歸之為誤文抑又何也孫君怒未忘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

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脅公不得歸杜傳言君弱不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杜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秋吳人

侵楚伐夷侵潛六杜皆楚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還

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廣左司馬成右司馬稽帥師救強及豫

章杜左司馬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杜謀在前年冬邾黑肱以濫

註沈尹戌杜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杜前年冬邾黑肱以濫

註沈尹戌杜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杜前年冬邾黑肱以濫

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杜黑肱非命卿故曰賤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

也如是

杜是黑肱也

夫有所名而不如其已

杜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

安王引之云所時也言名者人之所欲得也然有時有名而不如其已如邾黑肱

所猶時也大戴禮本命篇曰婦人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言無時數自遂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

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言晉楚時以兵威小國而後小國得以安靖也昭七年傳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言有時反其道以取順於民也三十年傳曰晉之喪

事敵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紳矣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墨子節用篇曰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此皆古人謂

時為所之證衡案王義是也其訓所為時則亦自我為古之病耳所處所也故杜訓地處所隨物而移或以人言或以時言或以事言以時字代之意皆可通然所自所

也試以處所義讀王所引無不通者何必叔新義以亂古訓哉以地叛雖賤必

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

杜衡案終窮也言窮竟

是故君

杜見義則

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

杜心回正也

不為義疚

杜疚病也

為安王引之云當作不為不義疚杜曲為之說非也上文曰終為不義下文曰懲之

疾也衡案回邪也言見利思之不為之邪其行見義為之不為之疚其心杜蓋訓回為反言不為利回反其中正之心以為不善故云回正心也大迂此文云動則思禮

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皆四字若作不為不義疚則乖句法矣見義則為之心不為之疚見義不為心為之疚故杜云爾其義本通非曲說也上文論盜

故言不義此舉君子之行故言義傳舉君子之義以正或求名而不得或欲

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

杜守先人嗣言其尊作

而不義其書為盜

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邾庶其

杜在襄二

皆年夷

杜在五年邾黑肱以上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

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書

杜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

若艱難其身

杜艱難

以險危大人

杜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

而有三叛人名去貪也

而有名章徽

杜謂得勇名

攻難之士將奔走之

杜在位

攻猶作也奔

陸聚云攻擊也言好

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

杜謂不書

貪冒之民將實力焉

是以春秋書齊

杜盡力為之不顧於見書

是以春秋書齊

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杜無禮惡逆皆

事之善安衛索翻宋經注本惡下有逆字蓋與注相涉而行杜恐人讀惡為去聲

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杜文微而婉而辨婉而辨杜辭婉而

微而顯其意一也衛索微與著對婉杜上之人謂在位上之人能使昭明杜

其法非賤陸繁云言在位者能使春秋之義昭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

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

羸而轉以歌杜轉宛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

也杜簡子夢適與日食會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

弗克杜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入郢必以庚辰杜庚辰有變日在

辰定四年十一月安衛索辰東方宿十二辰位杜辰尾故曰以庚

十二月今之十月日安亦在東南故曰以庚辰也杜辰尾周

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

為火起食在辛亥亥水杜也杜火數六故六年也杜也杜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杜無傳公別居乾侯遣人

安正義公羊傳曰闕者何邾婁之邑也素傳定元年將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闕公

謂取他國之邑若昭公誘魯邑使之從己而經書取闕是不復以昭公為魯君也則

又何書公在乾侯也凡經義難知者左氏必釋之若昭公誘魯邑也然則何為書之經

也曰季氏告廟故時史書之仲尼脩春秋從而改曰公在乾侯曰取闕屬辭比事

而季氏無君之意自見矣公羊雖多妄去古尚近以闕為邾婁之邑姑從之可如闕

公氏乃魯侯墳墓之地季氏惡昭公故溝而外之不使在先公兆域夏吳伐越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杜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

公在外未及杜十二有月己未公薨于乾侯杜十五杜告公公已薨杜日杜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

也杜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杜自此之前

雖疆事小爭杜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杜存亡之數不過三紀

未嘗用大兵杜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此年歲

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杜正義鄭玄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秋八月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杜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杜

一二親昵杜謂二十八年晉籍秦余一人無日忘之杜念諸侯閔閔焉如農

夫之望歲懼以待時杜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伯父若

肆大惠復二文之業死周室之憂杜肆展放也二文謂文武

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

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杜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

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杜螫賊遠屏晉之力也杜螫賊

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杜徵召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圍之

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實云杜云欲罷

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

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杜伯音韓

姓也於本多作子杜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杜庸功也先王之

今從翻宋經注本杜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杜庸功也先王之

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實云杜云欲罷

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

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杜伯音韓

姓也於本多作子杜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杜庸功也先王之

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

杜衰差也。於是馬在。杜在周。安。衡案：遲速謂功作之時，衰謂大小廣狹之度，序謂營築先後之次，於是馬在者，於是富辛石張傳命時，乎在也，言唯其所命。

冬十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

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杜尋平。魏子南面。杜

居君衛彪僕曰。安衡案：淳熙本十行本正德本閩本作後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作僕阮元云說文有僕無僕毛本衛誤魏

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杜彪僕衛。詩曰：敬天

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杜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游戲逸豫馳驅。

況敢于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杜衡案：營表其位。

也。計丈數。杜計所當城。揣高卑。杜度高。度厚薄，仞溝洫。杜度深。

物土方，議遠邇。杜物相也，相取土之宜。量事期。杜知事幾。

計徒庸。杜知用幾。慮材用。杜知費幾。凡城築所用者材木或作財

非書餼糧。杜知用幾。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杜付所當。而效諸劉

子。杜效致。衡案：書各國所當受之工役丈尺以授其帥諸侯之大夫。而效諸劉

為成命。杜臨履其事以命諸侯。十二月，公疾，編賜大夫。杜從公。

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杜琥玉。一環，一璧，輕服。杜細好。受之

命也。大夫皆及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杜不薨路寢，言

也。衡案：失所謂出亡薨于外，信公薨于小寢，傳釋之曰：即安趙簡子問於史

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與之或罪

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

五行。杜謂有。體有左右。杜謂有。各有妃耦。杜謂陪。左右以

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

五行。杜謂有。體有左右。杜謂有。各有妃耦。杜謂陪。左右以

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

人言各有妃耦以男女相配言皆謂有兩王有公以下乃謂陪貳注非

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

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

季氏世脩其勤

安

釋文從才用反本亦作縱王念孫云失讀為佚佚與勤正相反言魯君世縱其佚以失民季氏世脩其勤以得民也古

多以失為佚

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

杜 奉之無

唯德也

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

杜

史墨跡古

安

衡案以

故詩曰高岸

為谷深谷為陵

杜

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

杜

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

杜

乾下震上大壯震在

天之

杜 三后虞

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

杜

乾下震上大壯震在

杜

天之

道也

杜

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

昔成季友桓之季也

杜

友來

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

杜

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公室下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

友來

遂以名之既而有

杜

受費以為上卿至

子武子

杜

文子行父

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

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

杜

失國

政在季氏於此君也

杜

四

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杜

器車服

名爵號

134
21
263

左傳集解

卷之二十二

三

左傳輯釋卷二十二終

134
10
2.103

